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晦庵集卷八十七

宋 朱子 撰

祭文

祭籍溪胡先生文

嗚呼哀哉惟公之生氣溫質良弱冠而學有志四方發  
軔蓬蒿至於臨漳學承於家行著於鄉乃獻王府乃游  
膠庠中退而休客彼洛陽有隱其居維蜀之莊公乃東  
修踵門升堂一語妙契發乎天光浩然東歸衡泌洋洋

我簞我瓢我糟我糠或漁於溪或圃於崗水鯉鮮腴藥  
穎豐長以是為養胡考寧康以是為樂逍遙相羊我心  
悠悠歲月於荒華髮斑衣名聞帝旁弓旌鼎來聘幣是  
將義不去親欲隱彌彰乃降命書乃賜冠裳乃命典教  
於梓於桑學徒莘莘儼立成行警效未聞眉睫不揚式  
訛厥心炳其文章作人之功於今靡忘中秘之官典冊  
是藏公晚而居羣儒所望陳謨帝前震聲廟廊人曰先  
生允仁且剛旋反舊廬既壽且臧云胡不淑奄忽而亡

嗚呼哀哉惟我先君志行文潔有不吾儕一顧不屑而  
於我公所愛無斃豈面而朋所趣同轍續息之言屬以  
其孤公亦見哀不鄙其愚卜兆使藏卜鄰使居擇術使  
由求田使舖我壯而頑學無所至悔尤已多視公則愧  
公不謂然欲終誨之其言諄諄夫豈予欺南風之薰草  
堂晝寂方侍公言遽問公疾公啓手足我不及知遣使  
饋藥公猶見之謂我當來命延以入我趨適至則已無  
及袒跣而入哭於寢門淵冰之戒竟莫得聞嗚呼哀哉

惟昔治命三公是託屏山傾頽草堂冥漠幸公獨存爛  
若星辰今亦往矣誰復儀刑嗚呼哀哉人生百年誰則  
不死公有令名亦既壽祉全而生之全而歸之公實奚  
憾後人之思嗚呼哀哉尚饗

祭延平李先生文

道喪千載兩程勃興有的其緒龜山是承龜山之南道  
則與俱有覺其徒望門以趨惟時豫章傳得其宗一簞  
一瓢凜然高風猗歟先生早自得師身世兩忘唯道是

資精義造約窮深極微凍解冰釋發於天機乾端坤倪  
鬼秘神彰風霆之變日月之光爰暨山川草木昆蟲人  
倫之正王道之中一以貫之其外無餘縷析毫差其分  
則殊體用混元隱顯昭融萬變並酬浮雲太空仁孝友  
弟灑落誠明清通和樂展也大成婆娑丘林世莫我知  
優哉游哉卒歲以嬉迨其季年德盛道尊有來樞衣發  
其昏蔽侯伯聞風擁篲以迎大本大經是度是程稅駕  
云初講義有端疾病乘之醫窮技殫嗚呼先生而止於

斯命之不融誰實尸之合散屈伸消息滿虛廓然大公  
與化為徒古今一息曷計短長物我一身孰為窮通嗟  
惟聖學不絕如綫先生得之既厚以全進未獲施退未  
及傳殉身以歿孰云非天烹也小生艸角趨拜恭惟先  
君實共源派閭閻侃侃歛衽推先冰壺秋月謂公則然  
施及後人敢渝斯志從游十年誘掖諄至春山朝榮秋  
堂夜空即事即理無幽不窮相期日深見勵彌切蹇步  
方休鞭繩已掣安車暑行過我衡門返旆相遭涼秋已

分熹於此時適有命召問所宜言反覆教詔最後有言  
吾子勉之凡茲衆理子所自知奉以周旋幸不失墜歸  
裝朝嚴訃音夕至失聲長號淚落懸泉何意斯言而訣  
終天病不舉扶歿不飯含奔赴後人死有餘憾儀刑永  
隔卒業無期墜緒茫茫孰知我悲伏哭哭柩前奉奠以贄  
不亡者存鑒此誠意

又祭延平李先生文

山頽梁壞歲月不留即遠有期親賓畢會柳車既飭薤



露懷悲生榮死哀孰不摧慕熹等久依教育義重恩深  
學未傳心言徒在耳載瞻總綍彌切痛傷築室三年莫  
酬夙志舉觴一慟求訣終天嗚呼哀哉

祭魏元履國錄文

人生而材乃克自貴材者亦多鮮或有志猗歟元履才  
英氣豪凌空趨遠志節堅高爰自弱齡聲華秀發事賢  
友仁其聞四達迨其中歲考古驗今訂以經術益宏益  
深聞人之賢若獲於已推之揚之情曷能已視人之阨

若已擠之是振是拔力無有遺婆婆丘林歲月遲莫聘  
幣鼎來片言感悟謂當用世遂究厥施誰謂落落乃遄  
其歸歸來考槃於澗於陸悽悽之忠永矢弗告謂當暫  
惕尋復詔追誰謂一疾而訖於斯嗚呼哀哉念昔交情  
兄膠我漆更攻互磨兄玉我石世途艱險孟門太行兄  
行我憂兄歸我藏與兄同心誰則如我奚必梁丘君可  
亦可兄實高明卒監此心顧託警勵琅琅其音訶佛詆  
巫考禮正俗奉承靡他葬又得卜長坂之阿兄所樂游

孰云茲今有墳其邱謂我宜銘亦兄所寄行高文卑祗  
以為累日月有時漬縣束芻長慟寢門愧恨何如恭惟  
神靈尚記疇昔感此哀誠來飲來食萋萋在門往寧厥  
宮沒而不朽君子之終嗚呼哀哉尚饗

祭何叔京知縣文

程氏倡道英材景從逮罹部黨門館一空惟時東平志  
道誠篤請操拔篲甘委秩祿勁節孤忠遭難而發身沒  
言存孰嗣其烈侃侃辰州受業於門舉幡報德亦取斥

奔抱負弗施退講於家兄克承之以振厥華惟兄天資  
高明峻潔幹父承師允蹈遐轍稽經訂史取友以端博  
聞約守惟義之安孝友靜廉不綌不競一試其能亦克  
有政令於湘土茲適問塗云胡不淑而隕其軀兄未病  
時過我精舍講道論心窮日繼夜既歸而病函以書來  
千萬永訣嗚呼痛哉惟兄之明原始反終罔怛於化以  
病其公上念母慈下歎德學遠忠極慮語簡情慤兄子  
謂予盍銘諸幽外期永世知德是求若兄之賢實我所

畏惟其不能辭則靡愧嗚呼痛哉昔我來斯兄出迎門  
羅列豆觴語笑溫溫今我來斯莫此空尊長號大慟兄  
卧不聞嗚呼痛哉

祭劉參議文

惟公文足以取高科才足以躋顯仕踐揚中外三十餘  
年吳蜀之鄉自尉而令康新之郡由貳而專白首斑衣  
內既懽於榮養朱轡皂蓋外益謹於承宣旋登王畿出  
參幕府人謂低徊而不偶公獨逶迤而泰然方將告休

天朝言歸故里棲神乎香火之社玩意乎詩史之編何  
一疾之弗瘳遽百年之難料悵輜車之既駕倏丹旄以  
孤翩行路酸辛知名悼恨而况邦人與邑子孰不齋咨  
而涕漣嗚呼哀哉熹以孤童早依仁里無所肖似獨荷  
知憐登高寫懷每繳紛而近後探囊搜祕或拏攫以爭  
先以至發廩勸公築倉移粟既同憂而共喜如合病以  
齋痊惟此好之難忘感餘生而自悼舉空觴而一慟聊  
求訣乎終天

祭汪尚書文

維淳熙三年歲次丙申三月朔二十七日壬申從表姪  
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朱熹謹以香茶清酌致祭於  
近故端明殿學士尚書汪公之靈曰嗚呼惟公學貫九  
流而不自以為足材高一世而不自以為名道尊德備  
而不自以為得位高聲重而不自以為榮蓋玩心乎文  
武之未墜抗志乎先民之所程巍乎其若嵩岱之雄峙  
浩乎其若滄海之涵渟自秀發於妙齡冠倫類而獨立

中委棄於諸侯實天脫其羈馮迫壯歲之來歸曰良時  
之儻吾及曾墨突之未黔復吾行之汲汲汨東閩而西  
蜀亘萬里而周流騰茂實而愈偉膺神聖之訪求既銓  
綜於天官又潤色乎皇猷謂朝夕之疇咨即進陪於廟  
謀何儼媚之狡夫獻功利之浮說公抗䟽而指陳請昭  
姦而聖絕事乃謬而不然吾何為乎茲列寧隱屏而就  
閒弭長驚之遐轍粵退司於閒館遂遄反乎丘林託僧  
廬以靜處或獨往而孤尋眷塵編而寄懷若與世乎無



心衆徒嘆公何其樂之獨而孰知公為有憂之深伊有  
識之望公釋東山而再起以卒究其所施俾斯民之咸  
喜胡彼蒼之不可信曾不一老之憊遺忽堂堂而逝去  
興殄瘁之悲詩熹也孤生叨塵末契辱教誨之殊常殆  
相期於國士雖不見者十年亦音書之相繼不鄙謂其  
庸虛每咨詢而弗置茲逖聞於訃告悵失聲而永號巾  
素車以即路越閩嶺之崇高行踽踽而涼涼孰知有如  
予心之鬱陶跪陳詞而侑奠痛人師之難遭

祭柯國材文

維淳熙四年二月辛未朔旦新安朱熹謹以香茶酒果  
奠於近故柯君國材老丈之靈俗弊道衰士鮮知學束  
書不觀遊談燕樂有不其然剽掠為工乘時射利莫反  
其躬孰能知君苦心刻意探討之勤白首不置弗榮於  
祿弗媚於時自信之篤死生莫移余少之時試吏君里  
實始識君敬慕興起致君序室以表後生弦誦洋洋德  
義振聲閭焉

闕

反覆講評匪同而和肺腑以傾自茲

一別遂隔死生何遽至此

闕

惟君之德剛毅近

仁望之可畏即之可親居今行古勇莫能奪行行之名  
不肖所怛哀哉已矣無復斯人緘辭千里寄此酸辛嗚  
呼哀哉伏惟尚饗

祭姚式文

嗚呼簪纓之鏘然唯子之纍然聲利之囂然唯子之澹  
然貌甚癯兮病已纏不復興兮歸其全我之來兮閔子  
賢一臂交兮失九泉念官曹兮若蟬聯涕子零兮具此

筵

祭吳晦叔文

維君學造深微行履繩約交朋友盡切惻之義處兄弟  
竭怡怡之歡脫屣勢榮玩心道要方日新而未已遽川  
逝而不留熹久辱遊從多蒙規益睽離雖久書疏鼎來  
忽聞不淑之音實隕無從之涕屬纏碁慘遠寓莫觴莫  
獲長言以詠潛德臨風一慟永訣終天

祭劉共父樞密文

維淳熙五年歲次戊戌九月辛酉朔二十日庚辰從表  
弟宣教郎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朱熹敢以清酌  
庶羞之奠告於近故建康留守觀文殿學士彭城劉公  
之靈嗚呼哀哉天胡付公以瓌奇俊偉之材而不并假  
以耆耄期耄之壽胡位公以樞機藩屏之重而不遂畀  
以彌綸輔贊之權使公名若極富貴而無欲實則抱憂  
歎以終天此中外志義之士所以聞公之薨皆失聲而  
相弔或雖未識公面而亦不自知其涕泗之流漣者也

嗚呼哀哉惟公生有異質早擢巍科退而自保弗競弗  
譁屈首受書典學於家內克其美外振厥華暨登王朝  
遂掌綸綍獻納綢繆訐謨密勿忤權觸要無所回屈帝  
眷弗渝試以郡紱受鉞於南勦頑踣凶婉孌赤子撫摩  
哀恫禮賢勸學尊和致豐報政三年鄒魯其風帝曰來  
歸本我兵柄曾不幾時咨以大政公奮其庸帝虛以聽  
張磔宏綱塞絕僭令道直身危突不暇黔出臨兩鎮威  
燁恩漸適嬉於堂遽哭於苦恩詔起之有竦其瞻公卧

弗承帝悉其孝曰究汝哀來覲來教公言益切公守不撓再撫於潭亦顯其効乃遷建業民病以饑公不寢食起坐嗟咨方畧既張惠術四施曾是流莩化為克肥帝嘉乃勲加勞進律倚毗方深遽告以疾忠無隱情諫有遺筆帝驚罷朝悼此良弼嗚呼哀哉我以孤童來託公家公不鄙我勸導有加公姿鸞鵠我性麇麇豈無異同卒莫疵瑕自公進為論議慷慨實始斯公高明光大公之知我亦晚而最迨其永歸手札告戒褒德撫孤古昔

所難并以諉我我其敢安把書長號涕隕闌干還坐以  
思慨其永歎念昔帝師為國死義亞傳承之夷險一致  
屏山雖隱亦豈忘世公襲其傳克廣無替衆咸謂公當  
訖外庸入贊皇極下釐庶工登賢屏姦復境攘戎內繼  
祖考畢其餘忠天胡難諶而止於此羣邪交慶衆正心  
死矧予之哀竊究終始願言思公曷其有已嗚呼哀哉  
昔誦離騷舉公觴兮今拜以哭酌公堂兮私情公義兩  
怛傷兮神靈不昧尚克鑒予之衷腸兮嗚呼哀哉尚饗



又祭劉共父樞密文

嗚呼哀哉惟公之薨迨茲半載殄瘁之嘆雖久彌新日月有期佳城將啓惟時親故罔不悼傷矧予孤生蚤託恩契道義期許晚而益敦臨絕之音寄屬良厚其為感惻豈獨常情迫此詔除懇辭未獲義當引道以俟報聞凡公誨言略已遵奉倘未即死尚圖厥終輒車之行不遑祖送敢持薄奠以訣終天倥偬悲涼言無次叙惟公精爽克鑒此心

又祭劉共父樞密文

年月日具位朱熹謹遣男埜門人林允中略具酒肴之  
奠敬奉熹所撰次先正少傅公神道碑銘章藁告於近  
故留守觀文樞密彭城劉公靈几之前曰在昔歲秋公  
病欲絕自力為書來告永訣上言國家讎恥未雪冢骨  
易枯此恨難滅次念遺阡豐碑未揭謂我銘之以求前  
烈下及諸孤羈貫在列謂我教之他靡顧謁字畫方嚴  
詞氣凜冽是豈死人而有是說三復悲號心膺貫徹聞

公是日三簡并折拜疏千言忠憤是洩我雖不武實仰  
奇節生既人英死當鬼傑又惟公家忠孝閥閥紀德銘  
功盡付時哲公命不亂曷取凡劣諒以孤生幼罹禍孽  
蒙被前恩欲報罔竭故略其愚以累斯碣方將涉筆叙  
次鋪列屬其來西曠日引月迄今乃成事偉詞拙遠薦  
陳之如聽予決想像兩公感涕摧咽顧念滯留塵土羈  
紲莫相嗣人講貫劇切以此負公一鉢再噎頃為迎師  
寄此筆舌比聞授受稍契磁鉄尚其不厭習久而悅盡

掃童心罔蹈非轍彼齊彼孺悉藉提挈卒大公門緩此  
憂傲山瓢往酌野菽并設老淚如傾遠寄清血嗚呼哀  
哉尚饗

祭張敬夫殿撰文

嗚呼敬夫遽棄予而死也耶我昔求道未獲其友蔽莫  
予開吝莫予剖蓋自從公而觀於大業之規模察彼羣  
言之紛糾於是相與切磋以究之而又相勵以死守也  
丙戌之冬風雪南山解袂櫛州今十五年公試畿輔公

翔禁省公牧於南我遯巖嶺顯晦殊迹心莫與同書疏  
懇惻鬼神可通公尹江陵我官廬嶽驛騎相望音問逾  
數去臘之窮有來自西告我公疾手書在攜我觀於時  
神理或僭是疾雖微已足深念函遺問訊閱月而歸叩  
函發書歎吒歔歎時友曾子實同我憂揮涕請行誼不  
忍留曾行未幾公訃果至張侯適來相向反袂嗚呼敬  
夫竟棄予而死也耶惟公家傳忠孝學造精微外為軍  
民之所屬望內為學者之所依歸治民以寬事君以敬

正大光明表裏輝映自我觀之非惟十駕之弗及蓋未必終日言而可盡也矧聞公喪痛徹心膂緘詞寄哀不遑他語顧聞公之臨絕手遺疏以納忠召賓佐而與訣委符節而告終蓋所謂得正而斃者又凜乎其有史魚之風此猶足以為吾道而增氣抑又可以上悟於宸聰又聞公於此時屬其第以語予用斯文以為寄意懇懇而無餘顧何德以堪之然敢不竭其庸虛并矢詞以為報尚精爽其鑒茲嗚呼哀哉

又祭張敬夫殿撰文

維淳熙七年歲次庚子六月癸未朔六日丁亥具位朱熹竊聞故友敬夫張兄右文修撰大葬有期謹遣清酌時羞奠於柩前南望拜哭起而言曰嗚呼自孔孟之云遠聖學絕而莫繼得周翁與程子道乃抗而不墜然微言之輟響今未及乎百歲士各私其所聞已不勝其乖異嗟惟我之與兄胞志同而心契或面講而未窮又書傳而不置蓋有我之所是而兄以為非亦有兄之所然

而我之所議又有始所共鄉而終悟其偏亦有蚤所同  
擠而晚得其味蓋繳紛往反者幾十餘年末乃同歸而  
一致由是上而天道之微遠而聖言之秘近則進修之  
方大則行藏之義以兄之明固已洞照而無遺若我之  
愚亦幸竊窺其一二然兄喬木之故家而我衡茅之賤  
士兄高明而宏博我狷狹而迂滯故我嘗謂兄宜以是  
而行之當時兄亦謂我盍以是而傳之來裔蓋雖隱顯  
之或殊實則交須而共濟不惟相知之甚審抑亦自靖



而無愧嗚呼孰謂乃使兄終在外以違其心予亦見縻於斯而所願將不遂也政使得閒以就其書是亦任左肱而失右臂也傷哉吾道之窮予復何心於此世也惟修身補過以畢餘年庶有以見兄於下地也聞兄之葬而不得臨獨南望長號以寄此酹也惟兄憐而鑒之尚陰有以輔予之志也嗚呼哀哉

祭鄭自明文

故友台州史君大著鄭兄自明之靈曰比年以來士氣

衰弱觀時俯仰徇勢前卻其心有一身而無天下其口  
有唯唯而無諤諤偉哉自明之為人信所謂喧啾百鳥  
之羣忽見秋天之一鶚者也蓋自其布衣而已有憂天  
下之心其揖讓人主之前則直欲排佞偉之朋而折其  
角其言明白切至磊磊落落憤激峻厲峴峴嶽嶽明主  
所為虛心而嘉嘆羣公所為變容而駭愕善類所為喜  
幸而心開邪黨所為戚嗟而氣索偉哉自明之為人凜  
乎其有古爭臣之風求之近世則措之鄒陳之間而無

作者也夫何天命之不延奇禍一朝而遽作使前日之  
悲者喜而喜者悲紛慶弔之交錯嗚呼哀哉君昔過我  
寒泉之濱一語定交情義日親逮上饒之草次語宵分  
而更僕謂當擇善以潛心毋以一長而自足粵今茲之  
秋孟又札書以申之眷予心之惻款實千載以為期書  
適往而訃來嗷然號其焉及哦殄瘁之悲詩全百憂之  
來集惟平生之忠赤諒雖死而不忘跼陳情於一酌詞  
與淚而俱傷嗚呼哀哉尚饗

祭陸子壽教授文

學匪私說惟道是求苟誠心而擇善雖異序以同流如  
我與兄少不並遊蓋一生而再見遂傾倒以綢繆念昔  
鵝湖之下實云識面之初兄命駕而鼎來載季氏而與  
俱出新篇以示我意懇懇而無餘厭世學之支離新易  
簡之規模顧予聞之淺陋中獨疑而未安始聽瑩於胃  
次卒紛繳於談端徐度兄之不可遽以辨屈又知兄必  
將返而深觀遂逡巡而旋返悵猶豫而盤旋別來幾時

兄以書來審前說之未定曰子言之可懷逮予辭官而未獲停驂道左之僧齋兄乃枉車而來教相與極論而無猜自是以還道合志同何風流而雲散乃一西而一東蓋曠歲以索居僅尺書之兩通期杖履之肯顧或慰滿予予衷屬者乃聞兄病在床亟函書而問訊并裹藥而攜將曾往使之未返何來音之不祥驚失聲而隕涕沾予袂以淋浪嗚呼哀哉今茲之歲非龍非蛇何獨賢人之不淑屢與吾黨之深嗟惟兄德之尤粹儼中正而

無邪至其降心以從善又豈有一毫驕吝之私耶嗚呼  
哀哉兄則已矣此心實存炯然叅倚可覺情昏孰泄予  
衷一慟寢門緘辭千里侑此一尊

祭黃尚書文

大道既隱淳風日弊氣鍾於人鮮克全粹習而益遠輕  
肆苟偷言如可重考行則羞猗歟我公受材特異不假  
修為嘿與道契端莊靜一終日欽欽不動而敬神保是  
臨賓於王庭昌言大對庸弗順隨久斥於外晚歸獻納

正笏垂紳時而後發一言萬鈞閭閻省曹侃侃禁閹權  
倖顧之心摧氣奪孝慈擲憤未返北征引經抗疏罷宴  
請行帝嘉其忠衆服其勇咸惜公行係國輕重公嘗老  
矣茲復告歸祖帳東門觀者歔歔公在故鄉恂恂翼翼  
士夫高仰遠邇承式帝曰懷哉舊學之賢乃詢乃訪加  
璧以先公拜曰都此帝之德盡言不隱是乃臣職公年  
雖高不杖不扶謂當復起駟馬安車一病踰年竟以喪  
告疏有遺忠當寧震悼嗚呼哀哉熹以晚學獲游公門

望公容貌鄙寬薄敦惟其躁輕弗克持久公不鄙焉撫  
接加厚去歲之春入拜公堂公時已病志氣則彊正冠  
肅容不異平日端拱立談教告諄悉豈謂此別遂隔死  
生聞訃欲往竹符是縈寫哀陳辭瀆綿走酹想像德容  
恍若瞻對顧惟媿情不克其躬永言疇昔以此負公

又祭黃尚書文

己亥之春拜公床下嘗辱面命先德是銘自惟晚生弗  
克堪此懇辭未獲而公永歸官守拘牽莫遑弔哭寓觴



一奠無所復辭於是彊顏勉為叙次卑鄙進越既懼且慙今奉以來昧冒陳薦永惟疇昔慨想音容德盛禮恭不以病懈任重道遠何愧昔人今茲之亡寧復可見殄瘁之痛豈以其私惟其榛蕪卒無以稱公靈不昧尚鑒厥衷

祭詹淑人文

熹來會公葬問舍修容乃聞夫人遽亦薨逝其為駭愕良不自勝恭惟夫人克有令德作配君子賓敬齊莊化

被閨門怡愉肅穆胡不眉壽以求德聲兩殯在堂行道  
悽惻一觴奉奠少見鄙誠敬想淑靈諒垂歆鑒

祭呂伯恭著作文

嗚呼哀哉天降割於斯文何其酷耶往歲已奪吾敬夫  
今者伯恭胡為又至於不淑耶道學將誰使之振君德  
將誰使之復後生將誰使之誨斯民將誰使之福耶經  
說將誰使之繼事記將誰使之續耶若我之愚則病將  
孰為之箴而過將誰為之督耶然則伯恭之亡曷為而

不使我失聲而驚呼號天而慟哭耶嗚呼伯恭有著龜之智而處之若愚有河漢之辯而守之若訥胸有雲夢之富而不以自多詞有黼黻之華而不易其出此固今之所難而未足以議兄之彷彿也若乃孝友絕人而勉勵如弗及恬淡寡欲而持守不少懈盡言以納忠而羞為訐秉義以飭躬而恥為介是則古之君子尚或難之而吾伯恭猶欲然而未肯以自大也蓋其德宇寬洪識量閎廓既海納而川渟豈澄清而撓濁矧涵濡於先訓

紹文獻於厥家又隆師而親友極探討之幽遐所以稟  
之既厚而養之深取之既博而成之粹宜所立之甚高  
亦無求而不備故其講道於家則時雨之化進位於朝  
則鴻羽之儀造辟陳謨則宣公獨御之對承詔奏篇則  
右尹祈招之詩上方虛心而聽納衆亦注目其勇施何  
遭時之不遂遽繁疾而言歸慨一卧以三年尚左圖而  
右書聞逍遙以曳杖恍沂上之風雩衆咸喜其有瘳冀  
卒攄其素蘊不惟傳道以著書抑亦後來之程準何此

望之難必奄一夕而長終增有邦之殄瘁極吾黨之哀  
恫嗚呼哀哉我實無似兄辱與遊講摩深切情義綢繆  
考前日之枉書尚粲然其手筆始言沈痼之難除猶幸  
死期之未即中語簡編之次第卒誇草樹之深幽謂昔  
騰賤而有約盍今命駕以來遊欣此旨之可懷懍訃車  
而偕至考日月之幾何不旦暮之三四嗚呼伯恭而遽  
死耶吾道之衰乃至此耶既為位以泄哀復緘辭以寓  
奠冀嗣歲之有間尚前言之可踐嗚呼哀哉尚饗

祭劉氏妹文

年月日兄具位以酒饌祭於亡妹五十六娘之靈昔妹  
之亡兄縻郡紱病弗及療歛弗克臨歸來撫棺一慟永  
訣今茲寔窆已復有期輒具酒肴來哭爾殯兄及老幼  
共此一哀惟爾有靈尚其歆享嗚呼痛哉

祭陳休齋文

維淳熙十一年歲次甲辰三月庚寅朔二十有七日丙  
辰具位朱熹謹以香茶酒果奠於近故休齋先生沖佑

叅議陳公之靈熹少日遊宦獲從公遊於泉漳之間蒙  
公愛予誘掖良厚其後別去幾三十年而去歲之冬復  
得見公相與開懷握手如平生歡公雖老矣而意氣不  
衰為我置酒談經論義篇什間作疊疊不休相與追遊  
連華九日涼峯鳳凰雲臺之間晝則聯車夜則對榻視  
公起居食飲叫呼談噓皆有非後生所能及者謂公壽  
考宜未艾也然我之還公復載酒餞我洛陽則慘袂分  
攜潛然出涕而有此會難又之悲矣醉中別去慘然不

樂久而不能平也然亦不謂未及兩月而公訃遽來嗚呼痛哉公於諸經皆有論述許以寄我相與考評而今而後不復得遂此願矣緘詞千里寄此一奠尚惟精爽聽我此言嗚呼哀哉尚饗

祭許順之文

維淳熙十二年四月庚辰宣教郎直徽猷閣主管華州雲臺觀朱熹謹以香茶及賻幣一匹奠於故友許君順之之靈我官同安諸生相從遊者多矣其恬淡靖退無



物欲之累未有如順之者也逮予秩滿相與俱歸不以千里為遠其後別去二十餘年中間相見不過一再前歲雲臺一別匆匆未及究其所欲言不意君之遽至此也聞訃慘怛寓此一哀君其有靈尚克鑒此尚饗

祭劉平父文

憶我少日來託君家君時未齟蘭茁其芽誦書琅然意氣英發見者驚嗟謂即聞達逮其冠歲甫就一官兩除幕府再值省員世路威夷恥復自眩婆娑丘林始適於

願疏泉成沼種樹著行館宇連延澗壑青蒼穠春素秋  
風朝月夕把酒哦詩情高意適流光荏苒素髮星鮮人  
為君屈君獨超然恨山不高惜水不廣勝日籃輿翩然  
獨往行樂餘功燕及里閭枵腹夏飽甕兒夜呱校考書  
勞豈慚肉食胡不百年享此休逸一病遽革百藥莫瘳  
神理杳冥孰訊厥由親友駿奔行道灑涕矧我於君情  
實昆弟蓋自卜居餘四十年豈無他人合散風烟惟我  
與君俱不偕偶跼伏窮山別希會久中念恩契申以昏

姻逮茲晚歲情義益親方從君遊遽聞君疾代君發棠  
君語諄悉何意一朝隻影踰跚扶疾哭君幾不自還一  
奠寢門醪單饌薄唯此哀誠庶通冥漠嗚呼哀哉

祭陳福公文

繫名之至  
下脫一句

惟公德在生民功書信史大節昭然善終善始中興輔  
相比立豪英曰文曰武各以其名孰如我公道全德備  
莫得而名繫名之至亦弗自知惟誠惟一衆善畢隨士  
於見聞以多為富公無不窺不以博著士於詞章以麗

為精公無不能弗以文稱匪清匪濁不夷不惠和不至  
流庶不至劇論無苟異亦無必同溫溫其穀坦坦其恭  
執法於中不專為直大姦既除國論斯一承流於外不  
一於寬苛矯不作閭里自安中坐廟堂宏綱是總主德  
既修民聽不聳從容一言拔佞移寵帝納其忠人服其  
勇晚而告休稅冕遺紳安車駟馬歸卧里門進不出位  
退不忘君垣屋雖卑德義日尊羣行兼融尚不勝記公  
亦何心有此全美惟其不有道則彌光兩宮之眷四海

之望謂當百年再登承弼卒惠我民永綏王國云胡不  
淑奄忽長終臨絕之言不忘教忠嗚呼哀哉我從公遊  
出入三紀晚途間闕遂託知己千里訃至一觴薦誠想  
公如在灑淚同傾嗚呼哀哉

祭詹侍郎文

維紹熙元年歲次庚戌七月癸丑朔十有一日癸亥具  
位朱熹謹致奠於近故經略閣學侍郎詹公之靈嗚呼  
世之學者衆矣其所以為學者類不過出入乎口耳之

間求其篤志力行以期入乎聖賢之域者則鮮矣惟公粹美之資得於天稟孜孜學問樂善不倦其尊聞行知之效見於日用之間者在家在邦隨事可紀蓋一本於中和而行之以慈恕信乎所謂志於仁而無惡者矣晚登從班出鎮南服急於救弊以綏其民故不暇計百全之利而其害有出於意慮之外者上雖不獲已於積毀之言然暫謫而亟還之則既有以知公之無罪矣衆亦咸謂商度財利鈎校米鹽本非所以煩儒學老成之士莫

不冀公之復起而有以卒究其所學之蘊也不謂歸未及門而遽以病告稅駕未幾而遂至於不起此則有志於學者所以歎息流涕而遺恨於無窮也熹辱知惟舊蒙念亦深聞訃踰年一奠莫致其為愧負蓋不勝言緘詞寓哀尚祈鑒享嗚呼哀哉

祭潘叔度文

嗚呼叔度生非不偶而終身不涉乎仕進之塗家非不足而比老不渝其寒苦之節出門從師則不計生之先

後而惟善是主閉戶積學則不顧世之毀譽而唯道是求蓋其立志之高有如此者是以其躬行之效內則孝友著於家庭外則仁義信於朋友以至於州閭鄉黨莫不高其峻潔畏其嚴正而不敢以非義加焉雖世之賢士大夫知之者比肩顧未有能引而致之要路之津使試其學以及於人而遂奄然以沒於地也嗚呼哀哉愚不肖辱知最深申以婚姻情義愈篤因風聞訃悲不自勝酌此一觴千古永訣嗚呼哀哉尚饗



祭劉子澄文

維年庚戌歲

闕月

朔二十六日

闕

具位朱熹謹

致祭於亡友子澄劉兄袁州使君之靈嗚呼子澄以樂  
易之姿躬純篤之行立志高雅信道深堅處家庭則孝  
弟達聞交朋友則信義昭著居閒則其講道著書有以  
樂衆人之所不樂從官則其養民善俗獨能憂衆人之  
所不憂至於收恤宗黨而接引後來蓋孜孜焉無不用  
其至若其樂人之善而矜人之惡又汲汲焉唯恐不盡

其誠故賢者與之遊則常幸其有思齊聞過之益不賢者與之處則常病其有明污招過之羞然世之賢者少而不賢者多是以子澄之得譽寡而蒙毀衆道不得行於一州而遂齎志以沒也是豈不可為之深悲而痛恨也耶予以無能蚤結交好切磋之益歲晚益親然而解袂江磯忽焉十載屢卜再會卒焉無期病不得伸執手之悲沒不得展撫棺之慟聞訃累月乃能使人而病衰不文言又不足以盡其區區之意引首西望涕泗交流

尚幸楊兄昔同遊好屬其一酌足寄此心嗚呼子澄其  
尚能有以知予之悲也耶尚饗

祭潘左司文

維紹熙元年歲次庚戌七月癸丑朔二十有八日庚辰  
具位朱熹謹致奠於近故太平顯謨左司使君契丈潘  
公之靈嘗謂論世之學士大夫優於學行者政事之才  
或未必達精於政事者學行之趣或未必醇就使能兼  
二者之長則於去就出處之大節又或未必能無所愧

也惟公文學之華行義之實既有以成於身而信於友  
及其典州郡殿藩服則其聰明仁愛精審持重所以惠  
柔良而讐姦暴者又卓然非今之從政者所能及爰及  
晚歲稱疾卧家懇避詔除引義慷慨是其見幾之明守  
道之固應變從容不可回撓又足以闢讒慝之口而奪  
之氣嗚呼是亦可謂志力之備德業之全而無歉於為  
人矣謂當復起及此聖朝卒究所施以慰士論何其奄  
忽遽即夜臺凡在聞知莫不傷悼况熹不敏辱知最深

書疏相尋問遺勸勉勤懇之至久而不忘聞訃失聲涕  
實心折顧以衰病復寤王程逮此踰年始克布奠鄉風  
引首悲恨來并惟公不亡鑒此誠意嗚呼哀哉

祭劉子禮文

從表具位朱熹謹以清酌時羞奠於近故劉君子禮六  
十七兄之靈曰自我少日託昏高門得從兄遊於今五  
十年矣每竊見兄志氣堅彊色莊言厲論議英發滾滾  
不窮而臨事應變從容裁處不動聲氣目無金牛未嘗

不歎其英邁閎達老大多材真有聘君先生之遺風意  
其必當出應時須以世前列豈謂中歲事多不諧一日  
慨然謝去場屋少肆餘力誅草淮鄉數年之間亦有成  
緒而兄好義周急不間戚疏肥馬輕裘視猶涕唾遂散  
其積翩然南歸憩止玉山愛其山川之秀風俗之美遊  
從之盛則遂求田問舍而定居焉曾未幾時遽以病卧  
易簣之旦神宇泰然徧告親朋千萬永訣不鄙謂我幅  
紙丁寧筆勢低昂亡異平日赴車來止我病亦衰把書

長號不能自已嗚呼痛哉以兄之才終以不遇而止於此豈非天乎昏憊支離未能亟往拊棺大慟以罄一哀又聞佳城亦既得卜祖塋之日近不踰旬走使緘詞遠寄一酌忽焉精爽如在目前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祭張敬夫城南祠文

年月日具位朱熹敬以一觴酌於亡友敬夫侍講左司張公尊兄城南之祠昔從公遊登高望遠指顧茲土水竹之間謂予肯來相與卒歲予以懷土顧謝不能其後

聞公開鑿亭沼帶經倚杖日遊其間  
寫景哦詩辱以寄我寂寥短韻幾篇在吟於今幾何歲月  
冉冉逝我復來此白髮蒼顏追懷舊遊顧步涕落未  
奠宿草姑即遺祠玉色金聲恍如對接草木魚鳥莫知我哀

祭張魏公墓文

惟公功存社稷澤在生民上比列星多歷年所英靈陟降千古如存曰有遺丘乃寄茲土熹夙深宗慕亦誤知憐茲幸分符獲叅守奉瞻言螭首饋奠莫親寓此一觴



諒蒙昭鑒

祭南軒墓文

惟公閎達之資聞道最早發揮事業達於家邦中歲間  
居益求其志鶴鳴子和朋簪四來我時自閩亦云戾止  
更互切磨羣疑乃亡厥今幾何俯仰一世公逝既久我  
老益衰何意重來獨撫陳迹塵筵髣髴拱木荒涼錄牒  
散亡音徽莫紹世道之感平生之懷交切於中有涕橫  
落欲推公志據舊圖新衆允未孚唯以自愧一觴往酌

并寄此情公乎不忘起聽我語

祭叔祖奉使直閣文

維紹熙五年歲次甲寅十月戊子朔二十日丁未從孫  
具位熹敢昭告於故五十六叔祖父奉使直閣府君故  
五十六叔祖母恭人王氏之墓惟昔鼻祖德潛弗升施  
及後人克濟其美公仗漢節立哭朔庭白首來歸無所  
汙涅而熹先子亦翔天朝適以此時遭讒去國死生契  
濶遂以終天今四十年熹復來此無所肖似寵秩橫加

能薄幸多仰愧前烈恭惟明詔全節是褒照弟莞然亦  
需祿仕瞻望封闕來拜公祠惟公不亡歆此誠意尚饗

祭叔父崇仁府君文

故三叔父崇仁府君故三叔母安人丁氏之墓昔拜叔  
父於雲之川粵既南歸遂不復見及拜叔母於帝之鄉  
告違未幾即以訃告今復來此雙冢藐然微弟之賢孰  
襄此事既被先澤行矣官榮尚與後人無怠嗣慶一觴  
所酌林長草豐尊靈不亡歆此誠意尚饗

祭趙丞相文

嗚呼惟公天賦中和家傳忠孝愛君憂國懇懇不忘進  
秉樞機適逢變故稟承慈訓援立聖明計定一時功垂  
萬世夫何不幸乃困煩言適此退閒忽聞遠役衝風冒  
雪千里於征行未及休病遽不起赴車所暨痛憤惟均  
白叟黃童興言出涕矧予衰鄙素辱知憐推挽彌縫期  
於國定何悟反覆接踵言歸我罪未論公行先邁臨風  
一慟雞絮是將精爽如存尚識茲意嗚呼哀哉尚饗

祭程允夫文

維慶元二年十一月乙巳晦外兄具位謹以香茶酒果  
奠於內弟吉州錄事程允夫之靈此月之初得吾弟九  
月六日書於便中首言濫得美名恐為師門之辱次言  
老不解事愧貽老兄之憂予蓋深有味乎其言如接笑  
談之適也既又視其字畫謹好詞氣安閒且言受代有  
日骨肉俱安則又深以為喜蓋初不聞其有所疾痛也  
及二十有九日曾君無疑使以書來乃言吾弟比以此

月八日不幸死矣嗚呼哀哉以吾允夫之才之志而止  
於此且以何疾而遽然耶余生多艱今復老病中外兄  
弟蓋亡幾人有如允夫尤號同志而學與時背仕皆不  
逢猶冀莫年卒其舊業更相勉勵以畢餘生何意允夫  
而遽止此緘詞往酌悲不能文君其有知尚識此意嗚  
呼哀哉

祭黃子厚文

維慶元五年四月二十八日己丑雲谷老人朱熹謹遣

男某奉酒茗之奠告於亡友穀城隱君子厚黃廿八兄  
之靈曰嗚呼哀哉與君相逢俱十五六夜諷同聲朝嬉  
競逐尋各壯長居又卜鄰講藝論文笑語日親兄才甚  
高俯睨一世顧獨謂余許以並轡迨其中間合散不常  
倏然兩翁顏衰鬢蒼我行既艱歸以病廢兄老一丘亦  
困羣吠念昔兄言凡茲並遊唯我與君庶其後凋亦既  
有徵謂可長保此外悠悠置勿復道孰謂茲今兄去而  
先遺是一老顧影子然欲往哭兄災難絮酒足曳弗前

目斷門柳兄雖已矣其存則長流傳滿世偉畫名章兄  
學有徒頗勤收拾庶幾成編追配騷什唯其清苦絕去  
羶葷誰其知之後世子雲我論有疑亦俟兄決今則已  
夫琴破弦絕嗚呼哀哉尚饗

祭蔡季通文

維慶元四年歲次戊午十月二十有九日癸巳新安朱  
熹竊聞亡友西山先生蔡君季通羈旅之觀遠自舂陵  
言歸故里謹以家饌隻雞斗酒酌於柩前嗚呼哀哉尚



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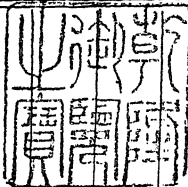
又祭蔡季通文

慶元四年十有二月六日新安朱熹竊聞亡友西山先生蔡兄季通輅車祖載將就窀穸已飭素車往助執紼而連日大病遂不能前謹遣男埜奉香燭茶酒往奠柩前於其行也哭而送之曰嗚呼季通而至此耶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不復可得而見矣天之生是人也果何為耶西山之顛君擇而居西山

之足又卜而藏而我於君之生既未得造其廬以遂半山之約至於今日又不能扶曳病軀以視君之反此真宅而永訣以終天也並遊之好同志之樂已矣已矣哀哉哀哉

祭方伯謨文

嗚呼痛哉久此卧病聞君之訃不能往哭東望涕零又以悲悼之深未暇為文以脩此奠惟君之行未能甚遠英靈炳然當識此意嗚呼痛哉



晦庵集卷八十七

#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晦庵集卷八十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理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錄監生臣王廷璧

欽定四庫全書

晦庵集卷八十八

宋 朱子 撰

碑

靜江府虞帝廟碑

廟故有鼻亭神及唐武墜象皆斥去之

靜江府故有虞帝祠在城東北五里而近虞山之下皇澤之灣蓋莫詳其始所自立而有唐世刻詞在焉有宋淳熙二年春二月今直秘閣張侯栻始行府事奉奠進謁仰視棟宇傾墊弗支圖象錯陳遽以淫厲則竦然曰

帝德在人其神在天威靈所加無有遠邇降祠茲土粵有故常而因陋踵訛以至於此弗圖弗革其實懼焉已事則命撤而新之時又方按國典毀諸旁祀不如法者因悉致其美材文石以奉茲役作治逾時訖事以告門觀嚴顯龐雜遠屏外朝內寢惟帝及二妃之神恭已面南儼然臨之秋七月癸未侯率其僚奉承牢醴俯伏灌薦以妥皇靈肸鬯既通拜手言曰天降生民厥有常性仁義禮智父子君臣爰及昆弟夫婦朋友是曰天叙民

所秉彛失之毫分穹壤易位惟帝躬聖誠明自然慈孝  
於家仁敬於邦友弟刑妻取人與善從容鉅細各極其  
極如規之圓如矩之方使凡天下後世之為人倫者莫  
不取則高明博厚化育並流孰是遐邇敢私其施惟蒼  
梧野謂帝所藏寅緣此邦獲恭明祀茲率羣吏釁於新  
宮穆穆威神不仁者遠敢不再拜稽首惟帝之神實臨  
照之於是三獻成禮神人浹和吏民駿奔咏嘆興起合  
辭懇請願著石章侔來謁辭以詔無極熹竊惟帝之所

以配天立極法施無窮者既非文字形容所及而傳記所稱南巡不反遂葬蒼梧者又非經言無所考信則皆罔敢知惟是天理人倫之際帝之所以幸教後世者蓋嘗與侯講而志之於侯之意庶幾識其所以然者乃敬篆而顯詩之俾歸刻焉其詩曰

虞山之土灘水之澍誰修虞祀九歌招舞有翼張侯牧此南州懷帝之仁答其祐休載瞻祠宇頽剝支柱明靈弗蠲淫傲駢伍乃教網紀乃夷乃攻乃堂乃基峻宇崇



堦帝降不遲四門穆穆侯樂其成來饋來祝惟帝之德  
規圓矩方即物而則大倫以光爰自側微動植潛被恭  
已當天雲行雨施惠於來世億萬斯年穹天博地峙嶽  
流川矧是卉裳舊惟聲教愀然見之興起則效子隆於  
孝臣力其忠侯拜稽首惟帝之功

少傅劉公神道碑

淳熙五年秋七月某日觀文殿學士彭城劉侯珙薨於  
建康之府舍疾革時手為書授其弟瑋使以屬其友朱

熹若曰珙不孝先公少傅之墓木大拱而碑未克立蓋猶有待也今國家之讎未報而珙銜恨死矣以是累子何如熹發書慟哭曰嗚呼共父遽至此耶且吾蚤失吾父少傅公實收教之共父之責乃吾責也即訪其家得公弟屏山先生所次行狀又得今江陵張侯棫所為銘以次其事曰公姓劉氏諱子羽字彥修其先自長安徙建州今為崇安縣五夫里人曾大父贈朝議大夫太素大父贈太子太保民先皆以儒學教授鄉里而皇考資

政殿學士贈太師忠顯公遂以忠孝大節殺身成仁事  
載國史公其嗣子也少以父任補將仕郎積勞轉宣教  
郎權浙東安撫司書寫機宜文字入主太僕太府簿遷  
光祿丞辟河北河東宣撫司書寫機宜文字以功轉朝  
請大夫授直秘閣建炎三年擢充秘閣修撰知池州改  
集英殿修撰知秦州未行除御營使司叅贊軍事辟川  
陝宣撫處置使司叅議軍事四年除徽猷閣待制紹興  
二年領利州路經畧使兼知興元府除寶文閣直學士

封彭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三年謫授單州團練副使白州安置四年還故官提舉江州太平觀復為集英殿修撰知鄂州權都督府叅議軍事宣諭川陝踰年還報復待制知泉州八年落職奉祠尋謫散官漳州安置十年以赦得還十一年復故官起為沿江安撫使知鎮江府十二年復待制進爵子益封二百戶是歲罷復為太平祠官五年而薨年五十矣公天姿英毅自少卓犖不羣年二十四五時佐忠顯公守越以羸卒數百破睦

寇方臘數十萬衆卒全其城復佐忠顯公守真定會女  
真入寇以大兵圍其城公設方畧登陴拒守數月敵不  
能下而去忠顯公既以節死公扶喪歸葬號天泣血以  
必報讎恥自誓朝廷亦素知其材使叅御營使軍事時  
叛將范瑒擁彊兵據上流召之不來來又不肯釋兵中  
外洵洵知樞密院事張忠獻公與公密謀誅之一日為  
遣張俊以千人渡江若捕他盜者使皆甲而來因召瑒俊  
及劉光世詣都堂計事為設飲食食已諸公相顧未發

公坐廡下恐瓊覺事變遽取黃紙執之趨前舉以麾瓊曰下有敕將軍可詣大理置對瓊愕不知所為公顧左右擁置輿中衛以俊兵送獄使光世出撫其衆數瓊在圍城中附金人迫二帝出狩狀且曰所誅止瓊耳汝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衆皆投刃曰諾因悉麾隸他軍頃刻而定瓊竟伏誅張公由此益奇公及使川陝遂辟以行至秦州立幕府節度五路諸將規以五年而後出師明年敵窺江淮急張公念禁衛寡弱計所以分撓其兵

勢者遂合五路之兵以進公以非本計爭之張公曰吾寧不知此顧今東南之事方急不得不為是耳遂北至富平與敵遇戰不利敵乘勝而前宣撫司退保興州人情大震官屬有建策徙治夔州者公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耳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乃僻處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復相聞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逼近郡宣司但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

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  
布險隘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庶幾猶或可以補前愆贖  
後咎奈何乃為此言乎張公然公言而諸叅佐無敢行  
者公即自請奉命北出復以單騎至秦州分遣腹心召  
諸亡將諸亡將聞命大喜悉以其衆來會公命驍將吳  
玠柵和尚原守大散關而分兵悉守諸險塞敵諜知我  
有備引去明年敵復聚兵來攻再為玠所敗俘獲萬計  
蜀土以安宣撫司移軍閬州公請獨留關外調護諸將



以通內外聲援軍民之心翕然向之又明年漢中大饑  
諸帥閉境自守因有違言皆願得公與連兵張公承制  
可其請公至鎮開闢通商輸粟輯睦鄰援飭兵練卒柵  
險待敵會敵復入寇將道金商以鄉四川公以書諭金  
州經畧使王彥使伏彊弩於險以俟之彥習用短兵屢  
平小盜不以公言為意敵猝至不知所為逆戰果敗走  
保石泉時吳玠為秦鳳經略使公聞彥失守亟移兵守  
饒風嶺且以語玠玠大驚即越境而東一日夜馳三百

里中道少止請公會西縣計事公報曰敵旦夕至饒風下不亟守此是無蜀也公不前吾當往今又西走不知者謂吾懼而逸爾諸將得無解體乎玠得書即復馳至饒風列營拒守敵人悉力仰攻死傷如積更募死士由間道犯祖溪關以入繞出玠後玠遽走還漢中且來邀公欲與俱去公不可留玠先柵定軍山以守玠不可公不得已退守三泉從兵不及三百人與士卒同粗糲至取草芽木甲噉之遺玠書與訣玠持之泣下欲馳赴公

未果其愛將楊政者大呼軍門曰公今不行是負劉公  
政輩亦且舍公去矣玠乃來會三泉時敵游騎甚迫玠  
夜不寐起視公方甘寢自若旁無警呵者遽起公請曰  
此何等時而簡易若是公慨然曰吾死命也亦何言玠  
慙嘆泣下竟不果留公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  
泉水乃築壘守之儲粟十餘萬石盡徙將士家屬柵中  
積石數十百萬下臨走蜀道數日敵果至營數十里間  
一夕候騎報金大軍且至諸將皆失色入問計公曰始

與公等云何今寇至欲避邪下令蓐食遲明上馬先至  
戰地前當山角據胡牀坐諸將追及泣請曰某輩乃當  
致死於此非公所宜處也公不為動敵知不可攻亦引  
退自敵入梁洋蜀中復大震宣撫司官屬爭咎公更為  
浮言相恐動力謂張公徙治潼川令下軍士憤怒或取  
其勝毀之公亦以書力為張公言此已為死守敵必不  
敢越我而南藉令不能守我死行未晚也今一旦輕動  
若此兵將忿怒恐將有齟齬公墳墓者奈何張公發書

大悟立止不行敵遣十餘人持書與旗來招公及玠公  
斬之餘一人使還曰為我語羣盜欲來即來吾有死耳  
何可招也因復與玠謀出銳師腹背擊之未及期而敵  
已遁矣蓋方敵未至公已悉徙梁洋官私之積置他所  
敵既深入無所得而糧日匱前後苦攻死傷十五六又  
聞公之將襲已也懼故遁公亟遣兵追擊之墮谿谷死  
者不可計其餘衆不能自拔者猶數十柵皆降之是時  
金主帥薩里罕烏珠輩主兵用事計必取蜀以窺東南

其選募戰攻蓋已不遺餘力而我之謀臣戰將亦無敢  
為必守計者獨公與張公協心戮力毅然以身當兵衝  
將士視公感激爭奮卒全蜀境以蔽上流寇退又方相  
與定計改紀軍政以圖再舉而張公已困於讒公亦相  
次得罪徙白州矣始吳玠為裨將未知名公獨竒之言  
於張公張公與語大悅使盡護諸將至是上疏請還所  
假節傳檄戰贖公罪士大夫以是多玠之義而服公之  
知人既張公入相大議合兵為北討計召公赴闕使諭

指西師且察邊備虛實公還奏敵未可圖宜益治兵廣  
營田以俟幾會時又方議易置淮西大將且以其兵屬  
公公復以為不可遂以親老丐郡以歸泉僧可度以賂  
結中貴人屬戚里陳氏誣奏奪陳洪進守冢寺符州奉  
行公曰此細事爾然小人罔上如此是乃履霜之漸不  
可長也即疏其事以聞僚屬相顧莫敢連署公乃獨奏  
極言之可度等皆抵罪既又大興學校以教其人堂序  
規模略倣大學至今為閩中諸郡之冠已而淮西軍果

亂議者反謂公實使然不責無以係叛將南歸之望於是  
是有臨漳之行聞者嗤之而公不自辯也在鎮江會金  
復渝盟公建議清野盡徙淮東之人於京口撫以威信  
兵民雜居無敢相侵擾者嘗得盜劾之乃楚州守某者  
所為前後攻劫不可計悉具獄棄之市某者亦坐遠竄  
於是境內帖然道不拾遺既而敵騎久不至樞密使張  
俊視師江上以問公公曰此敵異時入境飄忽如風雨  
今更遲回是必有他意已而果復以和為請使至植大



旗舟上書曰江南撫諭公見之怒夜以他旗易之翌日  
接伴使者見旗有異大懼索之急公曰吾為守臣朝論  
無所與然欲揭此於吾州之境則吾有死而已索猶不  
已乃遣人境外授之會張俊歸奏事上聞公治狀及料  
敵語于是復有待制之命公以和戎本非久遠計宜及  
閒暇時修城壘除器械備舟楫以俟時變宰相秦檜不  
悅諷言者論之罷歸遂不復起薨後十有六年和議果  
敗敵騎直抵采石瓜洲江津幾不守於是人始服公前

慮之深而恨其不及用也熹之先人晚從公游疾病寓書以家事為寄公惻然憐之收教熹如子姪故熹自幼得拜公左右然已不及見公履戎開府時事獨見其居家接人孝友樂易開心見誠豁然無纖芥滯吝意好賢樂善輕財喜施於姻親舊故貧病困阨之際尤孜孜焉因嘗從公門下士及一二故將問公平生大節又知其忘身殉國之忠決機料敵之明得將士心人人樂為盡死事皆偉然雖古名將不能過至其為政則又愛民禮

士敦尚教化決姦擿伏不畏疆禦乃有古良吏風及公  
既沒然後得其議奏諸書讀之知其痛憤無日不在於  
讎敵而其識慮之深又如此未嘗不慨然撫卷廢書而  
歎也公元妃福國夫人熊氏葬拱辰山忠顯公墓次而  
屏山先生實表之繼室慶國夫人卓氏公沒持家二十  
餘年細大有法內外斬斬彭城侯雖熊出然其撫之厚  
而教之嚴所以成就其德業為多遇族黨親疎曲有恩  
意薨荆南府葬甌寧縣演平之原公子三人彭城侯為

長次瑞承務郎出後公弟秘閣公早卒次珎從事郎亦  
以公命為屏山先生後孫男二人學雅承務郎學裘尚  
幼女二人長適將仕郎呂欽次未行熹惟公家三世一  
心以忠孝相傳事業皆可記而公所處尤艱且勤績效  
最著人至於今賴之於是既悉論載其實又泣而為之  
銘以卒承彭城侯之遺命其銘曰

天警皇德曰陂其平復畀人傑俾扶厥傾薄言試之於  
越於鎮卒事於西亦危乃定始郤於秦偏仄飄搖一士

之得厥猷以昭再蹶於梁莫相予死亦障其衝校績愈  
偉岷嶓既奠江漢滔滔爾職於佚我司其勞曾是弗圖  
讒口磬磬載北載南倏貶其褒日和匪同識微慮遠豈  
不諄諄卒莫予展我林我泉我寄不淺莫年壯心有逝  
無反惟忠惟孝自我先公勉哉嗣賢克咸厥功豈不咸  
之又毀於成詩勸來者永其休聲

龍圖閣直學士吳公神道碑

淳熙十年夏六月

闕

日龍圖閣直學士通奉大夫臨

海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四百戶致仕吳公薨於台州仙居縣湖山私第之正寢訃聞天子閔焉詔有司以光祿大夫告其第如故事冬十月癸酉嗣子津等葬公石井中與之原既畢事將考令式勒文螭首顯誦公德傳之無窮乃相與謀使仲子洪以公門生臨川太守陳侯庸之狀來即建安山中請其文於熹熹竊聞之當紹興之季年天子憤戎敵之憑陵痛神人之羞辱慨然有意收用耆俊以遂中興之烈其所引拔以為諫諍論議之官

者多得直諒敢言之士而吳公者又其偉然有聞於時者也迨其晚歲竟以剛鯁不得盡行其志退而老於湖山之下極登臨游泛之樂者十餘年天下莫不高之而其所立之詳世猶有未悉聞者幸今有碑以詔後世是筆所屬可非其人欲謝不能則又顧念往以使事過公里門公聞其來野服以便輿出見邀於湖上延坐與飲論說平生俯仰感慨遂以身後之傳為託於時謂公特戲語耳不敢承亦不敢辭今雖極自知其不稱然昔既

不及辭於公今又安得辭於公之子耶乃考臨川之狀  
以次其事如左公諱希字明可世為仙居人上世隱德  
不仕至公大父贈武略郎諱允昭始教子孫為學而公  
與從兄詠謙遂連取科第及公至大官而贈其父諱師  
錫至光祿大夫母鄭氏臨海郡夫人公幼莊重嶷然如  
成人讀書刻苦至忘寢食登紹興二年進士第始為溫  
州樂清尉瀕海細民以負販魚鹽為生業屬更定法有  
私以鹽越境者尉皆劾免旁縣跡捕紛然公獨若不聞



曰此貧民之失業者吾其忍以一身之病而愈蹙之耶  
大治學宮聚其秀民子弟教之其後人材輩出有以直  
言冠多士為名臣者更調平江府錄事叅軍除詳定一  
司敕令所刪定官遷秘書省正字始公與秦丞相檜有  
舊至是秦已顓政事士夫趨附者衆公處其間獨退然  
如未嘗相識者公坐旅進寒溫而已秦固已疑之會四  
川宣撫使鄭公剛中薦公自代其狀謂公雖適效一官  
而高遠之度常若超邁秦見之愈不樂一日語公曰高

自標置是豈長者之為乎諷言者論罷之差通判處州事歷佐婺州紹興府檜死乃得知處州未行丁外艱服除知常州又改處州始至諸邑以例獻錢實公帑公曰縣經賦猶不足而欲以此自媚得無病吾民乎盡斥還之民舊苦丁絹重公命損之而以新丁補其額人以為便踰歲以憂去未終喪而諫官何溥薦公材中御史薦有召命免喪入對即除監察御史時金人將渝盟公勸上專務修德以服之彼以其力我以吾德則雖彊弱之

勢不侔而勝負之形已見顧今誠能毋以敵之進退為  
憂喜毋以事之緩急為作輟每下詔令必務痛自悔咎  
延見羣臣必使力陳闕失隱之心而悉有合於天地發  
之政而盡無愧於祖宗則人心悅服天亦助順矣上踐  
其言顧而歎曰何溥知人哉未幾除殿中侍御史會兩  
淮戰不利人情惴恐廷臣爭陳退避之計公獨奮然請  
對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進為上策退為無策若誤聽  
此屬之言臣恐士氣衰竭人心沮喪大事去矣有如六

飛未遽行且以建王為元帥先往撫師其亦可也上然之未及發而金主被弑中原遺民日望王師之至公數奏請乘此機會決策親征速圖進取既上至建康公又言金陵自古英雄以為帝王之宅矧今北土之人謳吟未改既聞大駕臨江此必延頸舉踵以望振拔宜遂駐蹕以繫其心上已開納會有密啓還東者事下侍從臺諫集議以聞公曰今欲控帶襄漢引輸湖廣則臨安不如建康之便經理淮南應接梁宋則臨安不如建康之

近議者徒以一時扈從之人內顧思歸故為是說以悅其意豈為國計者哉過聽其言臣恐回鑾之後西師之聲援不接北土之謳吟絕望非細事也然時上下欲歸者衆公言雖苦竟不能奪天下至今惜之高麗船主詣明州自言其國願得遣使入賀詔將許之公言高麗與金人接壤為之役屬無故有此安知其不為間乃詔卻之是時天子臨御既久專以文德厚下故其未流下吏奉承不無因循之弊公於是抗疏力陳更化之說欲以

救時病彊國勢又言欲求死節之士於倉卒之時不若  
進剛直之士於閒暇之日去歲兩淮望風奔潰曾無一  
城能拒守者此秦檜壅塞言路摧折士氣之餘毒也能  
反其道則士氣日振而見危致命者亦有人矣至於廟  
堂不守詔條以啓僥倖扈從官吏無功受賞大將失軍  
長吏失守未正刑典戎役方還復行揀點以動衆心凡  
事有不合於理不便於時者無不悉心盡言補助為多  
薦周操陳良翰陳良祐為御史後皆以諫諍顯在職才

半歲用事者惡之以公有會計名亟白使權戶部侍郎  
實以解其言職會有詔問足食足兵之策公言今大農  
歲入視景德盛時什加其四而內藏激賞不與焉則賦  
不可以有加中外兵籍略比太宗定天下時而糧賜什  
九於他費則兵不可以更募獨有節浮侈精簡閱使官  
不蠹財而人皆可用則庶乎其可耳俄以集英殿修撰  
知婺州時今上初即位公陞辭首陳裴垍對唐憲宗為  
治先正其心之說以為臨御之初出治大原無越於此

上嘉納焉未入境先詢邑宰能否去其尤罷懦不任職者人問其故公曰令於民最親苟非其人太守雖有愛民之心亦何自而達乎郡帑空乏軍餉不時負上供課亦以萬計公曰是所謂無政事者也即禁掊克減征賦窒滲漏官吏之侵漁假貸者悉寘之法不一兩月而公私已告足矣常患差役不均多致爭訟欲勸民為義役有言金華長仙鄉民十有一家自以甲乙第其產以次就役者幾二十年矣公聞之喜帥郡佐及縣長吏輿致



所謂十一人者與合宴於平政堂而更其鄉曰循理里  
曰信義以褒異之又以鄉之前輩梅公執禮宗公澤潘  
公良貴鄭公剛中皆以名節才行聞當世乃自為文以  
醖其墓居無何詔以公治郡有異等之效改知紹興府  
充兩浙東路安撫使始至宗室子有橫於市者公致之  
獄宗正司遣吏索之相持訕訕公即自劾以聞詔公無  
罪而以宗室子屬宗正司施教刑焉一郡竦服會稽民  
貧賦重而折色為尤甚公以永祐敢官在焉為奏得視

永安縣故事免支移折變邑人便之高麗竟遣使來公聞其至明州亟草奏申前議得卒謝遣城南鏡湖自東漢時瀦以溉田為利甚廣中廢不治南豐曾舍人佐郡時嘗為之圖而序之論其利病甚悉公前嗣其官讀其文而有志焉及來鎮守逢歲大饑上親札命公賑拯乃得奏請發常平米募饑民以就其役既成取凡奏請施行之語刻石湖上所以禁防者無不備然公去不一年守臣不能安集流徙反歸咎復湖姦民大姓利於為田

亦結權貴騰謗議而湖復廢矣論者惜之前敵騎度浙  
江郡守以城降而衛士唐某抱石狙擊其酋帥不中死  
罵不絕口越人祠之歲久廢壞公為改築宮而記其實  
以勸忠義除權刑部侍郎召對言臣自越來竊感勾踐  
卧薪嘗膽之意願陛下毋恃敵之必和而益求所以自  
治如勾踐之為者以俟時至而後圖之蔑不濟矣又言  
江浙大水乃陽不勝陰之咎因舉康澄六事為獻遷給  
事中謝日面賜金帶象簡宗室居廣祈恩過制公引前

詔卻之不踰月改吏部侍郎會臨安守坐不能詰盜免  
詔以公為敷文閣直學士知府事充兩浙西路安撫使  
命下之日都人相賀而吏屬屏氣入謝廷中內侍省為  
人求薦及以他鄙事為屬者公曰吾薦章不可以求而  
得若某事則詣府自言吾得以法決之耳自是人莫敢  
干以私大閹高思聰家僮毆傷酒保公命捕論如法以  
徇於市宗戚貴人私營佛屋錯雜民廛藏匿姦盜吏不  
敢捕公奏請盡撤之由是權豪側目而執政亦不悅託

以使敵復除吏部侍郎且議以龍大淵為副公曰是可  
與言行事者耶語聞得罷不行而下遷禮部侍郎公力  
求去乃以舊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始公與今退傅  
陳福公俱以剛直見忌於時宰至是陳公以書賀公有  
鴻鵠高翔之語未幾亦引去而中書舍人閻安中乘間  
為上言二臣之去非國之福云居再歲起知太平州當  
塗民淳事簡舊為樂土而連年調發凋瘵特甚公一意  
拊摩常賦外一毫不以取民城樓圯壞歲調諸縣葺之

民病無窮而形制衰削公命撤而新之又維舟以梁姑  
溪令可度朝命賦斂諸郡以城兩淮公以羨財募陶旒  
又先事以集而民皆莫之知也歷陽築者久役潰歸聲  
言欲趨郡境吏民振恐公呼至城下厚犒遣之而密捕  
倡亂者繫獄以聞有詔褒諭二年進徽猷閣直學士知  
隆興府充江南西路安撫使江西地廣多盜而大姓武  
斷鄉曲為良民害公繩以法不少貸曰糧莠去然後嘉  
穀蕃吾非得已也會歲大札巫覡乘間惑人禁斷醫藥

天橫者衆公命縣賞禁絕集羣醫分并治療貧者食之  
全活不可計城舊有豫章溝比久湮塞民病塗潦公曰  
溝洫不通氣鬱不泄疫厲所由生也亟命疏濬民得爽  
塏以居公凡六為郡政各因其俗為寬猛實惠之可以  
及人者為多事有關於教化者未嘗不以為先嘗言為  
邦之惠欲其有以徧於里閭唯受兩稅之輸為不可以  
不謹故所至必擇廉吏以司之省其沿納諸費而揭其  
所不可已者於場門輸粟者使得自概量吏無所容其

巧人甚便之自當塗及是凡六上章丐間不允三和陶公歸來之章以見意至是遂以納祿為請乃復得太平祠官以歸實乾道之六年也公自少即以氣節自負為人夷曠無城府早歲游太學人已自目為豪吳矣建炎初宗澤留守東都天下倚以為重一日士女傾都南下皆行哭失聲言宗公死矣公時未仕客臨安聞之嗚咽流涕終夕不寐為詩哭之語甚悲壯即日傳播郵亭傳舍處處題寫讀者至為感泣識者因是益以奇之自為



小官一時卿相名人見者無不推重歸自冊府徊翔十有八年僚友有先進用居廟堂者公未嘗以一言求薦引居常慷慨謂直道可必行而勲業可立就中間立朝多骯髒不偶又不肯少貶以求合始浩然有歸志矣故嘗卜居其鄉石井之西負山臨湖雜蒔華竹築亭館其間延袤數里榜曰湖山清曠窈窕甲於東中至是來歸遂決終焉之計乃作休休之堂而賦詩焉自謂有七宜休者連上章告老不得謝及年七十有一請愈力乃得

以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於是又作景疏希白之堂而自號曰湖山居士日與賓客浮舟倚杖徜徉其間酌酒賦詩竟日夕不倦如是者十有四年蓋已翛然若無意於世者而獨其愛君憂國之心未嘗一日忘也中以太上皇帝慶壽推恩故侍臣加以耄老自中大夫特遷通奉大夫薨時年適八十矣娶縉雲郭氏贛州興國縣丞澠之女累封碩人孝謹和懿治家有法度先公兩月卒子男五人津承議郎通判紹興府事洪宣教郎浙東提舉

常平司幹辦公事沃承事郎簽書鎮江軍節度判官廳  
公事泊承奉郎永康縣丞深將仕郎女三人嫁承議郎  
王鏞將作監主簿陳揚善者皆先卒幼未行也孫男女  
二十人機從事郎樸承務郎餘皆幼曾孫男一人始公  
葬先大夫於石井而度其旁百許步預為壽藏至是津  
等奉公以窆而碩人附焉公性至孝遭喪必廬墓側終  
制不交人事無墨衰經先人貲產悉推與二兄育其孤  
女厚齎以遣之官其兄弟之子孫二人方為義莊義學

義冢以俟宗族之貧者而未克就尤拳拳於鄉邑遇歎  
歲捐已資合公私之力以賑之無所愛好善如已出嫉  
惡如私仇延接後進多所成就平居嚴毅若不可犯然  
謙虛好問而樂聞其過不間微賤教子弟尤力嘗語之  
曰若等從宦視官物當如已物視公事當如私事必不  
得已與其得罪於百姓寧得罪於上官吾平生無他長  
惟不敢以一毫自欺耳蓋其大節之見於朝廷達於四  
方者已卓然不可掩而其私行纖悉又如此自少至老

手未嘗釋卷屬文不事彫刻而豪健峻整指意明白為  
詩平淡慕樂天而渾厚莊栗又自類其為人有表奏五  
卷詩文三十卷和陶詩三卷當塗小集湖山遺老傳一  
卷藏於家嗚呼是可銘已銘曰

士孰不材病氣與節方春爭華未凍先折有偉豪吳一  
世之傑晚彼權相弗媚而謁始雖偃蹇竟偶明哲彼競  
我仁大論橫發乃贊征謀乃軼還轍言雖弗用時仰壯  
烈中去朝行偃息名都賦平役義惠達信孚越城之南

日活萬夫思樂鏡水有龜有魚天邑巖巖貴彊屏氣張  
壇以行孰俾吾貳公顧曰嘻是足與治於廟於藩姑適  
吾意姑溪油油惠澤春流鍾陵有莠則廩其秋我湖空  
明我竹脩脩我倦而歸其樂休休大耋之年從容委蛻  
循始訖終俯仰奚愧中興之原有官其隧我銘不刊以  
篤來裔

觀文殿學士劉公神道碑

淳熙五年夏觀文殿學士大中大夫知建康府事江南

東路安撫使行宮留守彭城劉公寢疾府舍即拜疏言  
臣病力不任府事願上符鑰歸死故山惟陛下哀之時  
天子方倚公以重別都旦莫且召用之未即聽許而公  
疾已革矣再疏請老於是上乃深以為憂亟遣中貴人  
挾侍醫馳驛診視未至秋七月甲子公召門下生口授  
千餘言使具為奏極言時弊根本且薦羣臣之可用者  
畢封上之有頃而薨上覽奏驚歎即日出公前請老章  
使以通議大夫致仕及訃聞益嗟悼詔贈光祿大夫罷

朝一日且命有司護致其喪仍給葬事明年某月公之  
嗣子學雅等遂奉公柩葬於建寧府甌寧縣豐樂里新  
厓之原而請於朝冀有以易其名者事下奉常以公廉  
公方正威德克就宜謚忠肅過考功無異詞詔報曰可  
於是公之終始哀榮無所不備獨墓隧之碑久未克立  
學雅等懼數相與涕泣來請文熹蚤託公諸父間遂與  
公相長大知公為詳而公晚歲相與亦益篤顧雖不文  
義有所不得辭也公家唐末自長安南徙遂為建人世



居崇安縣五夫里有諱民先者敦樸有行從安定先生  
受春秋學晚以累舉得官歸家教授學者至數百人累  
贈太子太保於公為曾祖太保生忠顯公諱幹靖康之  
難秉義不屈而死累贈太師忠顯公生徽猷閣待制諱  
子羽建炎紹興之間佐川陝軍有功累贈少傅公其長  
子也諱珙字共父少以恩補承務郎長從季父屏山先  
生學舉進士一科調監紹興府都稅務潭州南嶽廟主  
管西外敦宗院遭少傅及祖母韓國夫人呂氏憂除喪

為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權秘書省校勘書籍官禮部郎  
官中書舍人時秦氏用權久士大夫已竊竊言符讖事  
檜欲因以遙謚其父召會禮官議問其法以公不時至  
怒而逐之踰年檜死乃得主管台州崇道觀召為太宗  
正丞改秘書丞遷尚書吏部員外郎除監察御史避薦  
者還故官銓曹法密吏姦官不能制公寘令式庭中使  
選集者得指其違以詰吏人甚便之兼權秘書少監遷  
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金主渝盟天子震怒悉師北

伐一時詔檄多出公手詞氣激烈聞者或至泣下御史  
杜莘老劾大閹張去為忤旨左降公封還詔書莘老得  
不去從上幸建康兼權直學士院時張忠獻公留守行  
宮衆謂車駕東還必以征討軍事為寄俄而詔下乃以  
楊存中為江淮宣撫使中外大失望公奏論其不可上  
曰此特為張浚地耳命再下宰相召公諭旨且曰再論  
則累張公矣公曰某為國家計豈暇為張公謀哉再論  
愈力事乃寢真除中書舍人直學士院會詔立建王為

皇太子宣入視草今上即位借禮部尚書使金國是時  
南北甫罷兵始為鈞敵之禮使者往輒困辱而歸人皆  
為公危之公受命慷慨戒家人悉裘葛兼副以行曰藉  
令不死歸未可期也上聞副使以賄除吏而公獨無所  
私手札褒諭甚寵然竟以議禮不決不果行也詔以星  
變旱蝗大詢闕政公言比年以來綱維解縱有賞無罰  
外則諸將刻剝軍士以事交結內則朝廷不恤諸路路  
不恤郡郡不恤縣縣不恤民甚或重為貪虐以快已私

軍民之怨日積於下其禍將有不可勝言者願陛下擴  
恭儉日新之德屏馳騁無益之戲登崇俊良斥遠邪佞  
然後信賞必罰戢近懲遠以修軍政之闕節浮冗寬賦  
斂精擇郡守誅鋤賊吏以厚吾民之生則災異庶乎其  
可消矣間又嘗為上言應敵無一定之謀而疆國有不  
易之策夫曰和曰戰曰守皆所謂應敵之計不可預圖  
者惟修政事以彊國勢使三者之權在我而用無不利  
乃為不易之策耳故將田思中死其家請得賜第京師

又有李珂者以關通貴幸得官而自奏求為督府掾詔從中下公皆奏以為不可不聽再奏極論竟皆罷之然由此遂多忤近習意而宰相又有陰忌公者出公為集英殿修撰知泉州未行改知衢州始至委事僚屬一無所問人或以公未更治民意頗輕之既而欺者得枉者伸羣下斂手不能有所為始大畏服凡吏員外置者悉罷之受租米使民得自操槩其發鈔消籍皆有程式田里大安乾道元年湖南旱饑郴州宜章民李金以縣抑

買乳香急乘衆怒猝起為亂衆踰萬人分道南出犯廣  
東西九郡之境還入道州桂陽軍界殺掠萬計連破郴  
桂兩城數道大震朝廷憂之以公為敷文閣待制知潭  
州荆湖南路安撫使公受命兼行以五月入境則賊衆  
已數萬人矣亟以實奏請下荆襄發卒奔命且移書制  
置使沈介曰道遠賊熾比詔下日不及事請以便宜出  
師即朝廷以擅興為罪吾自當之不敢以累公也制置  
使即為遣兵而詔報亦如公請然皆未有至者而賊勢

愈張湘陰橋口羣盜又數百人乘亂竊發密邇府下人心益搖公簡役兵擊之募民有得盜斬首者皆厚其賞盜所隱贓無多少官一不問不數日悉捕斬無脫者於是信賞刑威士氣大振人知破賊之有期矣六月制置使所遣將田寶楊欽乃以其兵數千人至公所以迎勞慰撫之者甚厚諸軍感奮願盡死力公與欽語知其能檄諸軍皆受節度使率其衆鼓行而前下令募賊徒相捕斬詣吏者除罪受賞於是欽等連戰破賊諸將後至



者亦遣四出以分賊勢通糧道大軍遂入宜章八月鏖  
龍岡下賊兵數萬自辰至申官軍稍却欽被髮大呼策  
馬橫衝之賊分為兩其前列精兵殲焉餘皆遁走追至  
莽山賊黨曹彥黃拱遂執李金與其腹心黃谷以降欽  
因窮追深入盡誅其酋豪而支黨脅從竄匿山谷者尚  
衆公諭欽等卻兵而聽其自詣則皆相率聽命歲盡師  
還金等數十人皆伏誅餘皆稱詔釋之復故田宅者以  
千數奏官曹彥黃拱而列上諸將功狀又不以一毫有

所私上嘉歎再三進職敷文閣直學士且賜璽書曰近世書生但務清談經綸實才蓋未之見朕以是每有東晉之憂今卿既誅羣盜而功狀詳實諸將優劣破賊先後歷歷可觀宜益勉旃以副朕意賊地既定境內正清於是公乃宣布上恩力行寬政且為請於朝曰今以陛下神靈雖幸破賊然不亟擇守宰寬賦斂以安吾民即一李金死一李金生臣恐湖南自是無寧歲也又奏留鄂兵以戍郴桂而益廣蒐募以補州兵之缺厚撫犒嚴

紀律而時勤習之於是湖南隱然為重鎮姦盜屏迹商旅復野宿焉三年召還見上首論獨斷雖英主之能事然必合衆智而質之以至公然後有以合乎天理人心之正而事無不成若棄僉謀徇私見而有獨御區寓之心焉則適所以蔽其四達之明而左右私昵之臣將有乘之以干天下之公議者矣次論稅絹退剝羨餘和糴之弊又以州郡禁軍紀律不明驕惰自恣請亟選武臣之奮行伍習戎事者使為將副責以訓練而貴游子弟閤門

國信五房出職之輩不得與焉上皆然之以為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間復從容言於上曰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學輕儒生臣竊獨以為高帝之明其所不悅特腐儒之俗學耳誠使當時有以二帝三王之學告之臣知其必將竦然敬信而功烈所就不止此矣因為上言聖王之學所以明理正心而為萬事之綱者甚悉上亟稱善是歲小不登公請亟詔監司郡守先事條畫荒政所宜不者亦使任其無他又奏州兵營伍教戰之法甚

備事皆施行十一月遂拜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公辭  
不獲乃進言曰汪應辰陳良翰張栻學行材能皆臣所  
不逮而栻窮探聖微曉暢軍務曩幸破賊栻謀為多願  
陛下亟召用之上可其奏以次登用焉公入西府日召  
諸軍將佐從容訪問盡得其材用所宜以待選用一日  
上顧輔臣圖議恢復公曰復讐雪恥誠今日之大計然  
所以求之必有其道臣願陛下以周宣王為法側身修  
行任賢使能以圖內修之實則外攘之效將有不能自

已者計不出此而欲淺謀輕舉以幸其成臣未見其可也上悅明年七月詔兼叅知政事公方與一二同列夙夜悉心竭力益圖所以叙進人材寬養民力討理軍政卒成上意之所欲為者蓋除福建鈔鹽歲額二萬萬罷江西和糴及廣西折米鹽錢又蠲諸路累年逋負金銀穀帛巨億計而公尤以輔成上德振肅朝綱抑僥倖獎廉退為已任以是近倖側目而流俗亦多不悅蓋上嘗以久旱齋居請雨一夕而應諸公皆賀公復進言曰陛

下誠心感格其應如響此足以見天人相與之際真有不  
容髮者矣然則隱微之間纖介之失其應豈不亦猶是乎  
臣願陛下察此而益謹其獨焉則天下幸甚上為竦然改  
容稱善龍大淵曾覲既逐去未幾而大淵死上憐覲欲還  
之公言二人之去天下方仰威斷而慶盛德之日新奈何遽  
復為此且此曹奴隸耳憐之則厚賜之可也若引以自近  
而賓友接之至使得以與聞幾事進退人材則臣懼非所  
以隆德業而振綱紀也上感其言

為止不召殿前指揮使王琪嘗密薦士得召用公請其所自上以琪告公退坐堂上呼院吏作頭引召琪至而詰之琪恐懼不能置對請後不敢乃叱遣去無何楊守來言琪嘗檄郡稱受密旨增築新城若干尺公與諸公請之則上未嘗有是命也公未出殿門遣吏馳取其牘琪不得隱遂以罪罷諸公因奏自今聖旨不經三省密院者所下之官皆請俟奏審乃得行上欣然從之公即從密院移中外諸官府而內侍省與焉明日忽復有旨



前奏審事勿行因論諸公即如此則禁中或時須一飲  
食亦必待奏審然後可得耶公即以藝祖薰籠事對退  
又與諸公合奏言曰朝廷者陛下之朝廷命令者陛下  
之命令臣等典司出納不敢廢職而已今方舉行舊典  
以正紀綱而已出復收中外惶惑臣等竊為陛下惜之  
時諸公雖更進合辭而公尤激切殿中皆驚以故獨罷  
為端明殿學士使奉外祠上意尋寤亟詔改知隆興府  
江南西路安撫使公入辭猶以開廣言路講明聖學敦

本節用虛已任賢斥遠邪佞選將撫軍數事為獻上覽  
然曰卿雖去國不忘忠言而材又非他人所及行召卿  
矣至鎮首蠲稅務新額及罷苗倉大斛屬邑奉新有復  
出租稅攤配諸鄉歲久民窮相率逃去反失正稅不勝  
計亦奏除之又除二稅合零租米暗耗免役足錢之弊  
人或為公憂不足而公量入為出未嘗有所乏也明年  
除資政殿學士知荆南府荆湖北路安撫使始至條上  
荆襄兵少財匱之狀詔即諉公經畫公因行視襄鄂兵

屯並邊形勢盡得其實以聞凡回圖役使詭名虛籍之  
弊與夫部伍教習之法有不善者皆奏罷之先是荆南  
兵戍襄陽者累年不得歸公奏為半歲番休之法春夏  
三軍秋冬四軍更迭往來軍士感悅荆襄故有民兵皆  
農家子敦樸豪勇士著自愛且居近邊知敵情輕戰鬪  
比稍墮廢公更為簡閱寬其取丁之數貧者弛其賦役  
隨鄉團結而歲閱習焉其資糧械器亦為處畫各有條  
理撫循犒賞歲費錢一萬萬而不以一介有取於民也

明年遭繼母慶國夫人卓氏憂又明年起復同知樞密院事荆襄宣撫使遣中使奉璽書即喪次宣押奏事公引經援禮涕泣懇辭凡五六上不得請時宰相方以恢復大言中上意而政事不修舉動煩擾識者憂之公乃手疏別奏具言天下之事有其實而不露其形者無所為而不成無其實而先示其形者無所為而不敗今吾所以自治而為恢復之實者為何如而乃外招降附內徙營屯規筭未立手足先露其勢適足以速禍而致寇

臣不知為此議者將何以待之也且荆襄四支也朝廷腹心元氣也今不憂元氣之憊而慮四支之不彊非臣之所敢知也上納其言為寢前詔八年免喪乃復除知潭州安撫湖南過闕見上言曰人君能循天下之理然後有以得天下之心而立天下之事然非至誠虛已兼聽並觀使在我者空洞清明而無一毫物欲之蔽亦未有能循天下之理者也因以極論時事言甚切至上加勞再三進職大學士以行公再臨舊鎮不懈益虔蓋所

以自律者愈嚴而所以撫民者愈寬以是人愈畏服而敬愛之歲旱民饑公亟遣吏行田蠲租如法而檄轉運常平司移粟諸郡且慮姦民乘時竊發則又遣將益兵戍守遂以無事一旦湖北茶盜數千人入境公盛軍聲以威之而開其自新之路盜多散去其存者蓋無幾人公乃遣兵然猶深以迎戰邀擊為戒盜意益緩於是一戰敗之而盡擒以歸獨誅其首惡數人餘悉以隸軍籍明年盜之餘黨賴文政等復入境後帥欲盡誅之盜因

悉力死戰既勦湖南軍遂入江西犯廣東官軍數敗將  
尉死者數十人為費以大萬計於是人乃服公為有謀  
也淳熙二年除知建康府安撫江南東路留守行宮會  
水且旱公奏閣夏稅錢六千萬緡蠲秋苗米十有六萬  
六千餘斛沿納他物稱是仍請下漕司遣吏覆視諸州  
所蠲租其頗未盡者悉以予民禁上流稅米遏糴即他  
路敢有違者請亦得以名聞抵其罪詔皆從之以是得  
商人米三百萬斛散之民間又貸諸司錢合三萬萬遣

官糴米上江得十四萬九千斛籍農民當賑貸客戶當賑濟者戶以口數給米有差村落又皆運米置場平價賑糶而貸者卒亦不取償焉以府佐趙善珏王以寧及寓士李宗思劉煒領其事分遣羣屬循行境中無遠不到公又蚤夜咨訪幽隱畢聞縣給印歷手書告諭誠意既孚而賞信罰必是以人爭効用如辦已事起是年九月盡明年四月闔境數十萬人無一人捐瘠流徙者上嘉其績賜書褒諭焉公治財寬於民而急於吏所以



禁其漁取察其蠹弊者甚悉自累鎮所施行每益加詳至是人被其澤尤深凡屬縣所負課度不能償者悉以丐之而獨重禁其非法病民者被旨罷城面以丈計者數十萬用緡錢數萬米千餘斛而役蓋不及民也上積公勞效手札勞獎賚以鞍馬器物甚厚明年進觀文殿學士蓋將復登用之而公病不起矣臨沒時所上疏極言近習用事之禍至引恭顯任文以為戒所薦則故相魏國陳公桂帥張栻敬夫也別以手書訣敬夫而熹亦

與焉其言皆以未能為國家報雪讎恥為深恨蓋其忠  
孝誠篤雖蹈死生之變而未始須臾忘也公為人機鑒  
精明議論英發遇事立斷其威不可犯而居家極孝慈  
母福國夫人熊氏早薨公哀慕無以自致則以任子恩  
官其內弟事繼母禮敬飭備遭喪時年逾五十盡哀致  
毀得疾幾殆友愛諸弟晚歲彌篤歲時祭祀酌古今禮  
而敬以行之內外功總之戚必素服以終月數在官為  
罷燕樂同寮有喪亦如之將薨遺命治喪毋得用浮屠

法後諸賢公往往效之其在州郡治平聽察令行禁止而於愛民厚俗之意尤孜孜焉事或小失雖下吏言之無不立改大修潭州嶽麓書院養士數十人而屬張子敬夫往遊其間告以古人為己之學謂明道程公先生嘗官建康屬邑為之立祠學宮而刻陳忠肅公責沈之文於壁以示學者民有骨肉之訟躬以恩義反復辨告甚或深自引咎聞者皆失所爭而去其在朝廷危言正色直前無所避忠義奮發未嘗以死生動其心而愛君

憂國審密持重不肯為僥倖嘗試之舉蓋其飭躬應事規模科指晚歲皆益精密故上則人主知之愈深下則學士大夫望之愈重以至兒童走卒莫不知公之忠烈而在荊州時北敵亦每使諜者訶公家世益知其忠義之有傳也及薨所臨之邦軍民往往罷市巷哭相與祠之而建康為尤盛且自數歲以來國家再有四方之故而有識之士相與私憂語未嘗不及公也公薨時年五十有七封彭城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戶食實封二

百戶其配曰新定郡夫人呂氏故兵部尚書祉之女新  
興郡夫人韓氏淑人韓氏皆魏國忠獻公四世孫也二  
男子學雅承務郎學裘承奉郎二女長適迪功郎南劍  
州劍浦縣尉呂欽次適某官趙崇憲文集八卷奏議十  
卷內外制二十卷藏於家公自少即以文學知名及登  
朝廷論思潤色當世尤稱其得體然未嘗為無用之文  
其駁議又多削藁故所傳止此云學雅以公從弟從事  
即珣所狀公行事視熹熹受而讀之皆昔所見聞者也

因剡其大者著之石而系以銘銘曰

昔在陽九失我泰平東游三紀汴洛將傾帝始靈承俯仰顧歎曰汝在廷孰抗斯難爰有俊哲三世一心忠精義烈思遠憂深沫血奮辭曰此讐恥乃盟乃歡賴得無泚不有豪聖孰慮孰圖孰秉武節以行天誅抑臣有聞在周中圯既修乃攘厥仆斯起惟聖時監利伸舌蟠毋棘其欲毋溺其安帝曰俞哉予欽汝誨既啓於中盍布於外澤流威燁汝則來歸卒輔吾志以究汝為四鎮十

年帝適西顧彼皇昊蒼胡奪之遽我最其迹有孝有忠  
有政有事有言有功嗟爾嗣人尚承厥慶公思不忘天  
子神聖

晦庵集卷八十八